



蜗石

WA SHI WA SHI WA SHI

沈乔生



玄月
长歌
黑鸟香水
天路逶迤
紫绸中式袄
今晚蓬嚓嚓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：魏心宏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石

沈乔生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·1/32 印张11.25 插页2 字数232,000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800册

ISBN7-5321-1016-8/I·750 定价6.80元

目 录

蜗石·····	(1)
天路逶迤·····	(53)
玄月·····	(104)
孤老太·····	(166)
紫绸中式袄·····	(175)
放映队轶事·····	(185)
挂着的葡萄·····	(204)
缨络鸡冠·····	(239)
宿怨·····	(249)
黑鸟香水·····	(261)
长歌·····	(281)
今晚蓬嚓嚓·····	(329)

蜗 石

一

鄂风的家是个很特别的地方，隔三岔五就有一帮朋友来聊天，一坐就是半天，烟雾萦绕，杯水沏了又沏。很像早先的茶馆和后来的咖啡厅、酒吧。

鄂风瘸腿，喜欢结交朋友也需要朋友。瘸子自有他苦恼的地方，要搬个大东西了，怎么办，鄂风就叫起茶座上的一位，你踩黄鱼车时弯一弯，顺便给我捎回来。电灯线路坏了，他叫另一位，我登高不方便，你给我查一查。来的不少是老朋友，插队时就认识，几根肚肠都清楚；当然也有新客，头一回让人领着，摸着曲里拐弯的楼梯上来，第二回他就可以大模大样入座，跷起二郎腿，尽管抽烟胡吹。

这场合存在的一个要紧原因，是鄂风的老婆天丹。来的朋友都说，三十了，还这般天姿，真是难得。都感叹，满天世界，选美都是选小姐，为何不选夫人。其实小姐是青春豆蔻，不好也好，夫人才委实可贵。胡吹也有乏味的时候，于是打牌，那个时候麻将远不如后来那么盛，多数是玩纸牌。一把牌

摸完，各各理着手中的牌，天丹走进屋里来了。无形的骚动就开始了，这个说，哟，天丹回来了，这么半天上哪去了，还出去打针吗？心思早不在牌上了。那个说，好个牌彩！天丹，都是借你进来的光，过来看看呀。天丹不停手中活计，跣步过来，莞尔一笑，只说，是不错。在座者的目光就像白天出洞的老鼠，刚伸头就缩回去，缩回去又伸头，直到天丹走掉。

天丹怎么会嫁给鄂风？虽说坐在那里，鄂风也是个有模有样的男人，且性格坚韧，但总是个瘸子。对此，极少几个有资历的老客讳莫如深。新客见老客口风甚紧，也不敢提问。

打牌，时间总要提前溜号，座中客多是刚返城尚没安排工作的，因此恋牌，到点灯时分，牌息手了，犹有余兴未尽，继续吹牌吹天。天丹回来了，围着兜布到后边厨房去，一会操着手出来，说，还空着肚子呀，就随便吃点吧。巴不得她有这句话，客忙拣好听的说。她去去就来，端出一个红漆木盘，里边三个薄瓷碗，盛面，汤宽绰，面细长而齐整，浇头青黄两色，另有几星红点。一个客人跳起，搓着手道，真是好手艺。另一个接口，不敢吃，怕破了样子。

鄂风不在外边吃，一瘸一拐随天丹进厨房，半个桌上，早有一碗面放着了。天丹端过一只盛菜的碗，刮着碗底拨到面上，只一撮。然后天丹才去小锅里盛粥。

鄂风停筷问，你不吃面。天丹说，买得不多。鄂风说，为什么不多买点，菜也可以多炒。天丹说，我挣几个钱？你又挣几个钱？你去一趟菜场看看。鄂风说，轻点，轻声点。他怕人家把他的底细看出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家道不错，鄂家的中医在这一带颇有名气。他希望人家还这般看他家。天丹不再说，

低了头，轻轻吮粥。

月光慢慢从对楼的房顶上摇出，落在半张桌上，恰在两人中间，隔着月光看对方，恍恍然，似有些异样。

一天，鄂风吃了午饭，觉得困乏，歪到床头睡。入睡了，但不深，只在表层浅浅地走，于是就有梦。天空中有很长的一轮，叫人害怕，一轮外还有更大的一轮，那是光环。他不明白是太阳还是月亮。那一轮滚动不停，光焰也搅动起来，滚上窗台，光突然就变成黑色的了，滚下地板，滚到床前，扑进他被里。醒了，这个景象第一次出现，是在他幼时害病坏腿的时候，后来又在梦中出现几次，每次见了心情都抑郁，不松爽。门上橐橐的几声，他不睬，以为自会去的。然不止，又是橐橐，不急不慢，很有涵养，隔一会，叫起他的名字，才知是大哥。

鄂风拧开门锁，一个四十上下，脸皮白净的男人走进来。那人去屋四周望一望，说，看好你在家的，才肯一味敲。鄂风说，大哥，你坐，没有上班吗。大哥看准一张靠椅要坐，又觉不可靠，改坐了一张方凳。他说，天丹上班去了？还是打针吗。她负责的地段大不大。鄂风就说，不算小呢，从张家弄开始，西行一直到桃园村呢。大哥早不听了，又问，你的工作还没落实吗。鄂风说，街道正在重新考虑，安排一个就近的能胜任的。没等说完，大哥又问，你们，过得怎样？

鄂风不说了，只把眼看住他。窗台上，一只黄喙绿羽的鸟在笼里扑飞，一双爪踏出坚硬、多节的声音。大哥也察出了，脸上便有羞赧，不再问，躲开鄂风的眼，去看绿羽的鸟，看两栋楼之间一条狭的天。

鄂风说，大哥，我想你有事吧。大哥说，兄弟，你是知道我的难，你嫂子逞起性来，谁敢惹她。啊啊，我这个人偏有这样的脾性，这样的脾性偏娶这样的女人。鄂风说，到今天了就不要再说这话。

楼下天井里就有摔东西的声音，大哥脸一抖。仿佛刚说的话已经传到楼下的人的耳朵里。鄂风面前的空间里便化出一张带角的女人脸。那女人同大哥的好事，起于文革之中。那时，她叱咤风云，在单位里指挥几百号汉子，后来在系统里也坐上一把交椅。也不知什么心思，偏缠上大哥，许是高中同学时就觉得大哥俊，也许是在外边闯荡，内心总有需要不满足，回过头来想，仍是大哥多情。这个女人有个怪名字，叫扣金。她同大哥成亲，正是她炙手可热之时，顷刻间就坠下，受了审查，下到车间当工人。腾达时得的一套小西房也收去，搬进大哥原来住的楼下房子。只以为她收敛了，后来才知道她功夫转到内部，难煞大哥。

大哥说，妈一直喊私房不多了，爸去世已许多年了，在世的时候也是推崇医德，从不滥收钱。原来我贴补一些她也就够了，想你不容易。扣金不依。大哥喷着舌面，像吐出的话有不尽的苦意。你知她说什么，好脚要养老娘，坏脚就能不养，要是两个儿子都是坏脚，老娘就喝西北风去？

鄂风有些晕眩，刚才梦里的黑火似乎并没散尽。他想说几句硬气的话，但期期艾艾，说不出。大哥说，你看如何是好。说罢仔细看他说。他说，等天丹回来了商量。大哥告辞下楼，他在靠椅里伏着，动不了。风拂动着窗外的枝叶，斑驳的网影投进屋来，枝叶上耀出的亮光发白发蓝发黄，最后收了去，凝成

西边的红霞。天丹回来了，放下包，说，你呆坐着干什么，不先捡个菜，烧好饭嘛。

她说着去厨房，一时饭菜毕，两人吃完。鄂风几次要开口，都没说出。天丹异样地笑，说，我告诉你听。她的丹凤眼刹那亮起来，透出光彩，照进鄂风的眼里去，手势也优雅、丰圆，似有心要显露。你说怪也不怪，天底下真有这样的怪人。有个男人来打针，先不打，和你唠上半天，打完了也不走，绕着圈子同你闲话。今日带几个橘子，剥了皮要塞进我嘴，我能吃这不明不白的食吗。明日又来，眼滴溜溜转，忽然说句骚死人的话，你的腿根轮廓好。你说这是人话吗。天丹脸上没有怒，吃吃地笑，笑止了，眼光也辣辣起来，只在男人的脸面上唇角边钻。她说这故事，一来为奇，再则也为挑起男人，想鄂风烧起一盆火了，再来烤自己。又说，我索性盘问他，生得什么病，这一问才晓得，他没什么病，白挨这么些针了，却是情愿。

鄂风笑两声，未细琢磨，脑子又勾到下午的事上去。等他说出，天丹也没了刚才的神态，认真地说：儿子小时爹妈养，儿子大了养爹妈，这都是上桌面的话。大哥这样要求你没有偏理，就是扣金在后边要点子，我们只当不知。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情况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河，怎么是好。鄂风说，就难在这里。她想了想，说，有一个办法，你去同大哥说，钱我们贴不出，但可以奉养妈。晚饭在我们这里，我们烧好了送去，只会拣好不会拣坏的。多一人多不出多少，手上添一把，嘴里省一口就有了。鄂风觉得是个办法，心里烦恼减去不少。

各自忙一会，就上床了。天丹脱得剩内衣，对着衣镜转身，看鄂风埋头雕着一块兽骨，像没见她一样，知道刚才那个

打针的故事白讲了，叹了一口气，爬进被。一会，她撩开被，说，好关灯了。鄂风这才搬着两条腿上床，一拱一拱往被里去。

屋里黑了，窗外的世界就清亮起来。对面的房子一下子缩近许多，似乎就是这里屋子的前半间。在这里度过几十个春秋了，鄂风想，于是就看见自己的过去，又看见自己的未来。鄂风的身子半天也暖不过来。一旁的天丹却燥热。两人的夜都长。

二

来居委会打针站打针的人约定似的都挑一个时间，那时候真是三头六臂都不够用，过了这个时间就空了。天丹松一口气，洗过手，用手绢擦去额上细细的汗，坐到椅上去。阳光在窗栏杆里钻动，一个麻雀在树枝上叫鸣。天丹觉得肚里空了，想起早晨只吃一碗稀饭，就一点咸菜，怎么会不饿。随即又想，吃少了吃差了就营养不够，营养不够当然没有精神，也没有勇力干这事，就觉得错怪鄂风了，有些不明确的疚意。

门帘撩开，踏步进来一人，正是那个情愿白挨针的男人，朝她嘻嘻一笑，说，今天又劳驾你了。天丹仔细看他，生得肥头大耳，颈后的膘足有寸许，脸上红光放出，一副余勇可贾的样子。天丹想他一定是营养很足的。那男人说，今天来得巧，没有一个人，这门关上吧。天丹说，关上干什么。那人说，解裤打针呀。天丹说，有门帘挡着。别人都不关，偏你金贵。那男人迟疑一下，就不敢关，慢慢去松皮带。天丹拿针管，叩瓶颈，心想，原来营养太足了也是会腻人的。弄妥了转身，只觉眼前

一白，原来那人竟脱出大半个屁股来，她一慌，手脚也忙乱了，有一阵子不知该干什么，才发现针管在手里，闭上眼，死力扎下去。那男人像挨了刀一样叫，一枚针差不多都跑里面去了，那人不敢动，只咧着嘴，等针拔出，才说，你这个女人太心狠手辣。裤没系齐整，就往外跑，一边说，我要去上面告你，你等着。

天丹呆立着，想想有些后怕，又觉得可笑，格格笑出声来，一时弯了腰。门外有竹笃板敲，一个甜润的声音唱起，是卖甜酒酿的。天丹叫住了，掏了角票，买了两块在黄盆里。

过一会，天丹的哥长脚来了。长脚念中学的时候和鄂风同班同桌，在黑龙江农场八、九年，也是他们家牌座的常客。

长脚说，街道施主任找我去，天丹说，什么事？安排工作？长脚说，施主任先叫我坐，他抽烟，喝上一口茶，慢悠悠讲，现在返城的知青太多了，就业太难，不可能每个人都安排。天丹叹气。长脚道，施主任又说，要找一些青年，去干清扫厕所的工作。天丹哎哟了一声，很失望。长脚却说，你别急，是让我到街道一个无线电元件厂去上班。兄妹两人都高兴，天丹拿出酒酿，让长脚吃。

长脚一小勺一小勺舀起，放到舌尖上，用舌卷到嘴里去。他说，鄂风的工作有新消息吗。天丹摇头，说，街道里都嫌烦了。天丹漂亮的眼里生出些怨，慢慢地凝聚起来，对着长脚发亮。长脚就有些发慌。茶客在背地里传，鄂风和天丹的婚配，这位大舅子起了不大不小的作用。长脚不去迎她的眼，手中的勺也停了。

门帘被撩起，照进一派旺的阳光，是小孩，去了，帘子复

下。外边有响的车喇叭声。长脚抬头，颇心乱地说，我这里有一样东西，很有用的，你要不要。天丹说，什么东西。长脚犹豫了，说，我在黑龙江时有一好朋友，是当地人，他到上海来办事，带了几条，送了我一条。天丹说，什么东西。长脚就说，牛鞭子，那东西补阳，对男人有大用的。那边人都信这个。天丹脸上飞一片红，但也不非常红，说，要。长脚说，你等着，我马上来。

天丹坐进椅，安稳地等。心扑扑地跳快了，手也微颤，想今日的奇事也不少，想笑，却笑不出。一时，长脚来了，手里执一长条，旧报纸包着，也不看她，塞过来，天丹也不看，往柜里一放，长脚去了。又过了一会，来了两个打针的，看看不会再来人，天丹就把门关严。这时她已经平静，倒有强的好奇心在骚扰，打开柜，拿出，把旧报纸尽数撕去，有纸片粘连在上面，就用指甲尖剔去，就得了裸裸的一根，竟是红紫色的，上面的肉强拧曲突，她吃一惊，握在手里感觉就两样。于是，心旌又动荡起来，连忙找一张新报纸包了，不敢再看。

当晚，吃了饭，天丹就同鄂风说了。鄂风说，你搞什么破玩意来整我，气呼呼的，那样腌臢的东西我不吃，谁稀罕谁吃去。天丹说，你真不识好人心，大老远的拿来，就为你害你。两人一句来一句去，笼中的鸟也像得了鼓励，扑扑扇翅膀，往笼面上扑。楼梯上有脚步声，两人立刻闭嘴。

第一个进来的是长脚，后边一人不马上进来。待长脚说过，你们看，我带谁来了，那人才跨进门槛。鄂风认出，是中学的同学许志芳，许志芳同天丹也见过面，那是五、六年前的事

了，那时鄂风天丹还没结婚。天丹喜欢地说，稀客呀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。许志芳微微笑，不回答。长脚说，我正往这里来，刚要进弄堂，一回头，见一人面熟。

大家纷纷找座坐下，没少讲笑话。鄂风说，志芳，你这么多年干什么了。许志芳喝一口茶，翘起手指把舌尖上的茶叶子弹到烟缸里，淡淡地说，什么都干过，大路朝南开，脚伏走两边。先是养蜂割蜜，后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，又替社办厂跑原料，还在县志办公室待过半年。社会上的事也算见着一些，没少长见识。又闲适地一笑。一晃眼八、九年过去，人生有几个八、九年？何况是黄金一般的年龄。不说得了多少钱，想想是悟到了东西，又想想觉得不牢靠，再想想还是有收获。眼下又到一个转折点。

鄂风插上说，什么转折点。许志芳说，我的父亲到退休年龄了，正碰上有政策，可以顶替。父亲就立时办了手续，把我的户口从乡下迁回上海。长脚连忙说，好机会，你的父亲是全民单位，快去报到呀。许志芳冷冷一笑，把身上一件西装往上拎一拎，说，哈，你的论调同我父亲的一样，我才不轻易呢，三十六元就买个笼子关关呀。长脚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，你说什么呀。许志芳说，我是孤云野鹤惯了，说罢挺身，高鼻梁两侧的一双眼睛熠熠有光，在三位的脸上转一圈。

大家一时都无话。许志芳是个伶俐不过的人，中学的时候，一阵风大家都学乐器，有学二胡，学笛，学风琴，都不成气候，独独他学箫，这玩什比别的都难，都说要知人间苍凉才吹得，可是到班上开忆苦会，他居然吹出一支凄清委婉的曲来，天上布满星，月牙亮晶晶，满座的人都动容。下乡运动开始，

学校里誓师上黑龙江，集体下云南，闹得不可开交，谁也不见他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早就一人悄悄地去浙江农村，投亲插队了。

鄂风仍觉不明白，再问，你不去报到，那有什么打算呢。志芳伸出几根指，斜眼看看，说，不急，先看看势头。如今正是大变时候，还没见这般动筋骨的。看不准，钻进去了再退出来，不是反而慢了。长脚说，那你就袖着手看？志芳说，袖着手不好吗，可惜我有事，巴不得袖手呢。就从随手带的包里摸出一个瓶，竹筒那么粗，拧开盖，又掏出一根长柄小勺，说，张开嘴。就去瓶里舀一点，先放进天丹的嘴，又放鄂风的嘴，长脚的嘴。天丹嘴一抿，蛾眉挑起，叫道，蜜。许志芳说，正是呢，我们那地方有一些，我顺便在上海联系食品厂。

天丹看他的眼光就带点钦佩，说，许志芳，你既然这么有办法，何不替鄂风想想法子，找个工作。没等回答，鄂风就说，怎么随便说这话。天丹说，是你老同学，我才开口。知道你要面子，一般人我会吐出口？许志芳也说不要紧，鄂风才无话。夜色里的屋顶上有野猫家猫咬，沿着檐条走，又撕滚成一团，跌到棚户上，散开，各寻自己的路，不知钻进哪个沟道里。许志芳低头想一会，说，不是我不爽快，君子言必信。眼下没有瞅见机会。好了，这告示我揭下来了，但时间放宽一些。谁叫我们是老同学，谁叫长脚把我领这里来。大家都笑。随后又拣各自感兴趣的话讲，天丹还煮了水鸡蛋，一直到夜深才散。

鄂风进被了，天丹却睡不着，她觉得少有的兴奋，便叫鄂风灭了灯，自己摸黑走到长窗边。天空亮湛湛，星也密布，月亮存了大半个，满天都有光彩。她忽然看见了自己的睫毛，想想不可能，但又不肯轻易否定。不留神撞了鸟笼，那鸟叽咕一

声，又伏下头去。她想，在笼里关久了，硬翎毛也退化，放它飞还飞得走吗。

第二天，天丹早早起来，把牛鞭剁断，翻来复去洗，在砂锅里文火熬。加油、蘸醋，添糖。几个小时下来，稀烂了，汁也浓浓。晚饭上，她逼着鄂风吃，鄂风拗不过，尝一口，味道还不错，后来连汤也喝了。天丹监视着他打扫清战场。至于效果就难说了，鄂风说有一些，天丹觉得没有。

三

鄂风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大哥，大哥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低着头走了。有两晚，天丹把烧好的饭菜给鄂风的母亲送去，自然不推托，都吃了，说滋味好。

这天，两位老客在喝水，牌桌还没开张，大哥走上来了，眼不对住人看，说，扣金近来有头痛病，几家大医院都跑遍了，中药补药没少吃，就是不见好，越是发作脾气越暴，她说见不得人多，见不得烦心事。你们这里上上下下客多，每一个都要在我们的房门前转弯。能不能把二楼换给我们，你们住底下来，进出都是方便。

鄂风说，这倒难了。爸爸在世的时候，就把房子摊派好了。天丹在旁织绒线，插进话说，大哥，你还不知道你这位兄弟的情况吗，天热好说，到了冷天，他这双腿是一点没有暖气的，晚上要是不冲汤壶，一下戳到我身上，同冰一样，我忍着给他焐了。你这当大哥的不疼他，还会有谁疼他？这里的楼挨

得近，就中午一会有阳光，他就指望中午这一会的阳光了，你会忍心夺走？大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哪有回嘴的本事。两位客也慢条斯理说，在上海，房子的事性命攸关，轻易动不得。

楼下有动静，先是一个铁皮桶摔地上，叫楼上人齐齐地屏声，接着竹竿哗哗抖动，而后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嗓子喝道：去去就回不了，叫人把软绳套住了。大哥脸上就有惧色，转身，夺路往楼下走。楼下喧嚣声起，似有谁拽住了谁的耳朵，谁又死力挣脱，撞了碗橱。楼上的人倾耳听，鄂风忍不住要站起，天丹竖起一个掌，制止他。底下砰地关了房门，声音不清了。大家都觉得窥探得吃力，放松身子到椅上去。

不一刻，楼道上有脚步，大哥又上来了，脸上却是郑重。大家定睛去看，两只耳朵都不见红，便疑心是错觉。大哥说，房子是老一辈留下的，这些年是我接济母亲，住哪层房子该由我挑。鄂风有气，说，怎么这样讲话，是我有能力不肯使吗。天丹说，原来还有这番心思哩，大哥，当初你把钱给妈，我和鄂风都在背后说，真正是孝心，有你这般的长兄是我们福气。哪知道我们见的只是饼面上的糖花，没见饼馅哟。要是妈早知道，她用你钱还会踏实吗，原来一块块钱还是一个计谋呢。大哥再想辩，舌头已是打结了。于是下楼，待到再上来，他已是泪眼涟涟，踏步也不稳了。

鄂风心发紧，说，原来大哥难成这样。大哥说，罢了，我再也不提了。掏出心来说，我怎么情愿叫你们搬下去，但是，扣金的头疼厉害，现在是我比她还要疼了。终究是我命不好，做了块夹板，两头讨不到好。恨透了真想张嘴咬她一口，又想想这女人也是可怜。跟她结婚还是我倒霉的时候，因为她才免

了我去五七干校，没再挨批斗。现在她倒霉，总是不敢让她再伤心，结果还是咬自己。说着已往一边墙上斜去，揪了自己的胸捶。还不如让我死的好，小时候看戏，想哪有这么多伤心事，现在明白远没唱够。

鄂风颤巍巍撑起，点动腋下拐杖，要去扶他。大哥转身，他被肩撞着，失了重心，大哥忙伸臂，反倒是他扶住了鄂风。鄂风动了感情，说，你怎么可以吐出死这个字。大哥已经不成声，只是动脑袋，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。天丹说，快扶大哥休息吧，多保重，千万不要损着身子。

一个星期很快过去，看来扣金并没有作罢，像有更大的计划在这个女人已经壮起来的躯体里发酵、膨胀，难的还是大哥。天丹白天打针，心思全留在家里，关照好男人，一点也不能松口。每日进出，她倍加小心，细观底楼的动静。那日回家，她听说鄂风的母亲被请到楼下去，关严了门，足有半个上午，便觉得会有新戏文。恰逢许志芳来，他已有一个多月没登门了。

许志芳坐定了，就说笑。鄂风想起上次话题，问，你摸时局摸得怎么样了。许志芳说，不能说。鄂风不高兴了，说，对我都不能说。许志芳眉一动，一双凹窝眼里就有漂亮的光透出，你是老同学，我俩过去交情就不错，要能说会不对你说吗。好，说进一步，最近我摸了几副麻将，觉出些道理，那块白皮就是一个天契。看是无，白泛泛什么都没有，却照样可以成双成四，做十三不搭，我看造牌者有苦心。鄂风听他讲得不着边际，不很要听。于是就兜出换房的事。

许志芳走到窗边，挑眼望上看，几只鸽子正从窄天上掠

过，洒下一路鸽铃，他又伸出手，到光亮中去捕捉，这样一动一动，体态就有些好看。天丹盯住他后背，似乎那里真有风景。许志芳转过头，说，原谅我插入你们内政了，似乎令兄的女人在文革中并不干净，何不在上面做些文章。鄂风说，怎么做。许志芳说，报纸上有一篇社论，讲的是要继续清查三种人，不能让他们藏匿下来，把持岗位，伪装面目，日后再来一次造反。鄂风皱了眉头，说，这倒不好办，难道要我再去揭她文革中的事，或者留意她现在的言论，一天天记了去揭发。许志芳就冷笑，不说话。

天丹睁大眼看他俩，手中的织针早停了，心中回荡起来，慢慢地就成形了，想并不复杂。说声：有了。站起，走到门后，抱出一叠报纸，放桌上，嫌不亮，拉亮了大灯。她一张一张翻，抖开看，不一会就挑出要找的那张，撕掉半边，独剩需要的。又握一支红笔在手，念出紧要的句子，在底下重重划杠，划一条尤觉不醒目，干脆用红框子框起。抛了笔，做一个顽皮又得意的神态给屋里的两个男人看。随即来到窗台上，卷成一筒，刚要扔到底下天井里，却又不扔，朝窄天的西角落望去。此时，万千道光正被徐徐收去，那收光的霞朵在加重颜色，天丹的前胸被照着，像泼翻了血一样。她不往下，而是往上一扔，像放飞一个鹞子，那半张纸就扑腾起来，在如血的霞光里摇曳，缓缓下落，到天井的石地上，不动了。

到夜里，借着朦胧月光看下去，报纸不见了。好多日无事，再不见提换房。

一天，到上床的时分，鄂风瘸拐着到放箱子的角落，摸索